桯史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六

下一卷▶

汪革謠讖

淳熙辛丑，舒之宿松民汪革，以鐵冶之衆叛，比郡大震，詔發江池大軍討之，旣潰，又詔以三百萬名捕。其年，革遁入行都，廂吏執之以聞，遂下大理獄，具梟於市。支黨流廣南。余嘗聞之番陽周國器元鼎，曰：「革字信之，本嚴遂安人，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，以財豪鄉里，爲官榷坊酤，以捕私醞入民家，格鬬殺人，且因以掠奪，黥隸吉陽軍。壬午、癸未間，張魏公都督江淮，孚逃歸，上書自詭，募亡命爲前鋒，雖弗效，猶以此脱黥籍，歸益治貲産，復致千金。革偶鬬牆不得志，獨荷一傘出，聞淮有耕冶可業，渡江至麻地，家焉。麻地去宿松三十里，有山可薪，革得之，稍招合流徙者，治炭其中，起鐵冶其居旁。又一在荊橋，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，故吳越支裔也，貧不能家，妻美而艷，革私之。邑有酤坊在倉步白雲，革訟而擅其利，歲致官錢不什一。別邑望江有湖，地饒魚蒲，復佃爲永業。凡廣袤七十里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，咸得役使。革在淮仍以武斷稱，如居嚴時，出佩刀劒，盛騎從。環數郡邑官吏，有不愜志者，輒文致而訟其罪，或莫夜嘯烏合，毆擊瀕死，乃置。於是爭敬畏之，願交歡奉頤旨。革亦能時低昂，折節與遊，得其死力，聲焰赫然，自儔夷以下不論也。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，以寬得衆，別聚忠義爲一軍，多致驍勇。繼之者劉光祖，頗矯前所爲，奏散遣其衆。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，居邑南門倉巷口，舊爲軍校，先數年已去尺籍，家其間。軍士程某，二人素識之，

往歸焉。恭無以容，又不欲逆其意，革之長子某，好騎射，輕財結客，遂以書薦之往，果喜，留之。一年而盡其技，革貲用適窘，謝以鐵鏹五十緡[1]，二人不滿。問其所往，曰將如太湖，革因寄書以遺恭。革與恭好，有私幹，期以秋，以其便之，弗端，亶書紙尾曰：『廼事俟秋涼卽得踐約。』二人旣出，飲它肆，酣，相與咨怨，竊發緘窺之而未言。至太湖見恭，恭門有茗坊，延之坐，自入於室，取四縑將遺之。恭有妾曰小姐，躬蠶織勞，以恭之好施也，悄不予縑。屏後有詈言，二人聞之，怒。恭堅持縑出，不肯受，亦不投以書，徑歸九江。揚言於市，謂革有異謀，從我學弓馬兵陣，已約恭以秋叛，將連軍中爲應，我因逃歸。故使邏者聞之，意欲以藉手冀復收。光祖廉得之，恐，捕二人送後司，旣無以脫，遂出其書爲證。光祖繳上之朝，有詔捕革。郡命宿松尉何姓，忘其名，素畏其豪，彎卒又咸辭不敢前，妄謂拒捕，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。時邑無令，有王某者以簿攝邑事，郡檄簿往說諭。革已聞之，頗爲備，飲簿以酒，烹鵝不熟而薦，意緒倉皇，簿覺有異，不敢言而出。行數里，解後，郡遣客將郭擇者至。擇與汪革交稔，故郡使繼簿將命，從以吏卒十餘人，簿下馬道革語，勸勿往，擇不可，曰：『太守以此事屬擇，今徒還，且得罪。』遂入，革復飲之。時天六月方暑，虐以酒，自己至申，不得去。擇初謂革無他，旣見，乃露刃列兩廂門下，憧憧往來，袒裼呼嘯，頗懼，亶孫辭丐去。革畢飲，字謂擇曰：『希顏，吾故人，今事籍籍，革且不知所從始，雀鼠貪生，未敢出，有楮券四百，匄希顏爲我展限。』擇陽諾，方取楮，捕吏有王立者，亦以革之餉飲也，醉，聞其得錢，扣窗呼曰：『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，取謀反人，教練乃受錢展限耶？』革長子聞之，躍出縛擇，曰：『吾父與爾善，爾乃匿聖旨文書，紿吾父死地。』戶闔，甲者興，王立先中二刀，仆，僞死。盡殲捕吏，鉤曳出寘牆下。將殺擇，探懷中，得所藏郡移，擇搏頰祈哀曰：『此非他人，乃何尉所爲，苟得尉辨正，死不恨。』革許之，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衆。炭山皆鄉農，不肯從，爭迸逸；惟冶下多逋逃羣盜，實從之。夜起兵，部分行伍，使其腹心龔四八、董三、董四、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，有衆五百餘。六日辛亥，遲明，蓐食趨邑。數人者故軍士，若將家子弟，亦有能文者，俠且武，平居以官人稱，革皆親下之。革有三馬，號惺惺騮、小騶騍、曰畚婆子，駿甚，馭曰劉青，驍捷過人。革是日被白錦袍，屬橐鞬，腰劒，總鵝梨旋風髻，道荊橋，秉德之妻闖於垣，匿，弗之見，乃過之。未至縣五里，錢四二有異心，因謂革曰：『今捕何尉，顧不足多煩兵，君以親騎入，大隊姑屯此可也。』革然其言，以三十騎先入郭門，問尉所在，則前一日以定民訟，舍邨寺未歸。乃耀武郭中，復南出，劉青方鞚，忽顧革曰：『今雖不得尉，能質其家，尉且立來。』革曰：『良是。』反騎趨縣，尉廨在縣治，革將至，有長人衣白立門間，髙與樓齊，其從俱見之，人馬辟易，亟奔還。則錢四二者已與其衆潰逃略盡，惟龔、董守郭擇不去者，尙五六十人，計無所出，廼殺擇而還麻地。其居屋數百間，藏書甚富，穀粟山積，盡火之。幼孫千一甫十一歲，使乘惺惺騮，如無

爲漕司，分析非敢反，特爲尉迫脅狀。遂殺二馬，挈其孥至望江，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，泊葦間，與龔、董灑涕別去，曰：『各逃而生，毋以爲君累也。』其次子有婦張，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，有智數，嘗勸革就逮，弗從，至是與其子相泣，自湛於湖，時人哀之。王立旣不死，負傷而逃，歸郡。郡聞革起聚民兵，會巡尉來捕，且驛書上言，詔發兩統帥偏裨撲滅，勿使熾。居十日，而兵大合，徒知其在湖，不敢近。視舟有煙火，且聞伐鼓聲，稍久不出，使闖之，則無人焉。煙乃　　麻屑[2]，爲詰曲如印盤，縛羊鼓上，使以蹄擊，革蓋東矣。革之至江口，劫二客舟，浮家至鴈汊、采石，僞官歸峽者，謁征官而去，人莫之疑。舒軍旣失革，朝廷益慮其北走胡，大設賞購。革乃匿其家於近郊故死友家，夜使宿弊窯，曰：『吾事明，家可歸師中兄。』遂入北關，遇城北廂官白某者於塗，白嘗爲同安監官，識革，方駭避，革曰：『聞官捕我急，請以爲君得。』束手詣闕，下天獄，獄吏訊其家所在，備楚毒，卒不言。從獄中上書，言臣非反者，蹭蹬至此，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兵，恢復中原，不假援助，臣志可見矣。不知訟臣反而捕者爲誰，請得以辨。乃詔九江軍送二人，捕洪恭等雜驗，皆無反狀，書所言秋期乃它事，革亶坐手殺平人，論極典，從者末減。二人亦以首事妄言，杖脊竄千里。方其孫訴漕司時，遞押繫太湖，荷小校過棠梨市，國器嘗見之，惺惺騮棄野間，爲人取去。宿松人復攘之，以瘠死。革之婿曰毛翥，字時舉，第百一，居倉步，亦業儒，以不預謀，至今存。後其家果得免，依孚而居。後一年，事益弛，乃如宿松，識故業，董四從。有總首詹怨之，捕送郡，郭擇家人逆諸門，搏擊之，至郡庭，首不髮矣。其捕董時，亦賞緡千，郡不復肯畀，薄其罪，僅編管撫州。革未敗，天下謠曰：『有個秀才姓汪，騎個驢兒過江。江又過不得，做盡萬千趨鏘。』又曰：『往在祁門下鄉，行第排來四八。』首尾皆同，凡十餘曲，舞者率侑以鼓吹，莫曉所謂。至是始驗。革第十二，以四合八，其應也。二人初言，蓋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云。」國器又言：「革有時，每酒酣，多好自舞，亦不知兆止其身。宿松長人，或謂其邑之神，曰福應侯，威靈極著，革時亦欲縱火殺掠，使無所睹，邑幾殆。時守安慶者李，歲久，亦不知其爲何人也。」

鐵券故事

苗劉之亂，勤王兵向闕，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，六龍反正，有詔以二凶爲淮南西路制置使[3]，令將部曲之任。時正彦有挾乘輿南走之謀，傅不從，朝廷微聞而憂之，幸其速去。其屬張逵爲畫計，使請鐵券，旣朝辭，遂造堂袖劄以　　，忠靖曰：「上多二君忠義，此必不吝。」顧吏取筆，判奏行給賜，令所屬檢詳故事，如法製造，不得住滯。二凶大喜，是夕遂引遁，無復嘩者，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。明日將朝，郎官傅宿扣漏院，白急速事，命延之入，傅曰：「昨得堂帖，給賜二將鐵券，此非常之典，今可行乎！」忠靖取

所持帖，顧執政秉燭同閱，忽顧問曰：「檢詳故事，曾檢得否？」曰：「無可檢。」又問：「如法製造，其法如何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又曰：「如此可給乎！」執政皆笑，傅亦笑曰：「已得之矣。」遂退，後傅論功遷一官，忠靖嘗自書其事云。

鴻慶銘墓

孫仲益覿鴻慶集太半銘誌，一時文名獵獵起，四方爭輦金帛請，日至不暇給。今集中多云云，蓋諛墓之常，不足咤。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，乃儼然一瑨耳，亟稱其高風絶識，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，言必稱公，殊不怍於宋用臣之論諡也。其銘曰：「靖共一德，歷踐四朝，如砥柱立，不震不搖。」亦太侈云。余在故府時，有同朝士爲某人作行狀，言者摘其事，以爲士大夫之不忍爲，卽日罷去，事頗相類，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。

蘇衢人妖

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}爲太府簿。時姑蘇有民家姓唐，一兄一妹，其長皆丈有二尺，里人謂之「唐大漢」，不復能嫁娶。每行倦，倚市簷憩坐，如堵牆。不可出，出輒傾市從觀之。日晡斗餘，無所得食，因適野，爲巨室受囷粟，蓋立囷外，卽可舉手以致，不必以梯也。以是背微傴。有瑨以輅使客，見之，大驚，遂入奏，詔廩之殿前司。時郭棣爲帥，周伯間一往，必敬啫，其聲如鐘。德壽時，欲見之，懼其聚民，乃臥之浮於河，至望仙專舟焉。又，江山邑寺有緇童，眉長踰尺，來淨慈，都人爭出視之，信然。事聞禁中，詔給僧牒，賜名延慶寺僧，日坐之門，護以行馬，士女填咽炷香，謂之活羅漢。遂裒施貲爲殿寺，有故銅像甚侈，乃位之中，不期而成。周伯亦親見之。是非肖貌賦形之正，近於人妖矣。後數年周伯去國，皆不知所終。

快目樓題詩

江西詩派所在，士多漸其餘波，然資豪健和易不常，詩亦隨以異。廬陵在淳熙間，先後有二士，其一曰劉改之，余及識之，嘗書之矣。舊歲在里中，與張漕仲隆棟之子似仲遊，因言劉叔儗詩句。叔儗名儗，才豪甚，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。淳熙甲辰、乙巳間，余兄周伯持澍東庾節，待次，一日過仲隆，同登其家後圃快目樓。有詩楣間曰：「上得張公百尺樓，眼高四海氣橫秋。只愁笑語驚閶闔，不怕闌干到斗牛。遠水拍天迷釣艇，西風萬里襲貂裘。眼前不著淮山礙，望到中原天際頭。」周伯讀而壯之，問知其似。居月餘，似來謁仲隆，仲隆留之，因置酒北湖，招周伯曰：「詩人在此，亟踐勝約。」既至，一

見如舊交。坐中以二詩遺周伯。其一日：「昔年槌鼓事邊庭，公相身爲國重輕。四海幾人思武穆，百年今日見儀刑。筆頭風月三千字，齒頰冰霜十萬兵。天亦知人有遺恨，定應分付與中興。」其二曰：「已買湖山卜奠居，因君又復到康廬。十年到處看詩卷，一日湖邊從使車。南渡忠良知有種，中原消息定關渠。從今便是門闌客，時出山來探詔除。」詩成風簷，展讀大喜，遂約之入浙。明年，叔儗過會稽，留連累月，餉之緡錢甚多。叔儗又有題岳陽樓一篇，周伯喜誦之，余得其親録本曰：「八月書空鴈字聯，岳陽樓上俯晴川。水聲軒帝鈞天樂，山色玉皇香案煙。大舶駕風來島外，孤雲銜日落吟邊。東南無此登臨地，遣我飄飄意欲仙。」余反覆四詩，大概皆一軌轍，新警峭拔，足洗塵腐而空之矣。獨以傷露筋骨，蓋與改之爲一流人物云。叔儗後亦終韋布，詩多散軼不傳。

記龍眠海會圖

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，亶作補陁大士相，以施緇徒。垂老，得疋楮，戲筆五百應眞像，幾年迺成。平生繪寫，具大三昧，僅此軸耳。先君在蜀得之，母氏雅敬浮屠[4]，常櫝致香火室中。余來京口，因暇日出示王英伯，遂倣貝葉語，爲作記其右曰：「南閻浮提，有大善知識，現居士宰官婦女身，在家修菩薩梵行。有一初學與其子遊，以是因緣得至其舍。一日，出示五百大阿羅漢海會妙相一軸，於是合掌恭敬，嘆未曾見，如人入暗，忽睹光明，心大歡喜，莫可喻説。宛轉諦觀，神通變化，皆得自在，小大長短，老幼妍醜，各有所別。足踏滄海，如履坦途，蛟、蜃、黿、蛇、魚、鱉、蛙、蛤，俛首聽命，如乘安車。天龍八部，夜叉羅剎，諸惡鬼衆，前後導從，如役僕廝。寶花繽紛，天樂競集，金橋架空，琪樹蔽日。或闖而窺，或倚而立，瓶缽杖拂，各有所執，淩雲御風，升降莫測。或解衣渡水，或濯足坐石，或挽或負，狀邈叠出。以種種形，成於一色，於一色中，衆妙畢具，如幻三昧，隨剎現形，千變萬化，不離一性。如是我聞，釋迦文佛，既成道已，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。有學無學，菩薩摩訶薩，次第授記，陳如號曰『普明』，五百阿羅漢，亦同一號，名曰『普明』。既受佛記，卽得如來方便法，而金剛經云：『實無有法，名阿羅漢。』則是諸大阿羅漢，有法無法，有相無相，皆不可知，不可測。飄流大海，一切衆生，天龍八部，諸鬼神衆，若有若無，若隱若顯，亦不可知，不可測。如夢中語，如水中塵，如暗中影，如空中花，謂之有相可乎？謂之有法可乎？是又不可知，不可測。然則斯圖之作，滄海浩渺，神通變化，奇形異狀，曲極其妙，求諸法耶？求諸相耶？是又愚所不可知，不可測。夫佛於賢劫中，在大梵天，未出母胎，居摩尼殿，集天釋梵八部之衆，演暢摩訶衍法，度無量無邊衆生。其殿百寶裝嚴，衆妙殊特，匪因緣而有，匪自然而成，則是殿是佛，是法是相，謂之有乎？謂之無乎？如此則知海之爲海，羅漢之爲羅漢，蛟、蜃、黿、蛇、魚、鱉、蛙、蛤，天龍八部，夜叉羅

剎，似耶否耶？有耶無耶？匪大圓覺，合凡聖於一理，混物我於一心，是否兩忘，色空俱滅。則法且無有，何況於相，相且無有，何況於畫，畫且無有，何況於記。雖然，是理也，爲發大乘者説，爲發最上乘説。若夫卽心是佛，因佛見性，善男子、善女子，有能於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，則聚沙爲塔，畫地成佛，皆是道場。何況圖畫裝嚴，盡形供養，當知是人成就第一，希有功德，所得福德，亦復如是，不可思議，不可稱量。於往昔時，有大居士號曰龍眠，得畫三昧，始好畫馬，念念勿忘。有大比丘，見而語之，由此一念，當墮馬腹，於是居士躩然懺悔，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。端嚴妙麗，隨念現形，皆得三昧，是羅漢者，居士之所作也。以居士之一念，畫此羅漢，以大善知識之一念，得此羅漢，當知是畫爲第一希有。畫者，得者，匪於過去無量阿僧只劫承佛受記，未易畫此，亦未易得此。至於有法無法，有相無相，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。是記也，蓋爲畫設，開禧二年百六日，初學王邁謹記。」英伯它文亦多奇，累試詞闈不偶，今尚在選調中，余前書京口故遊，蓋其人也。

校勘記

↑ 謝以鐵鏁五十緡：集成本「十」作「千」。

↑ 煙乃　　麻屑：底本「　　」原作「〔火荝〕」，按集韻：「　　，必結切，灼物焦也，或作『　　』。」今據集成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淮南西路制置使：底本「西路」原作「兩路」，按建炎以來繫年要録·卷二十二：「苗傅爲淮西制置使」，宋史·苗傅傳：「辛酉，徙傅淮西制置使，正彦副之」，今據改。

↑ 母氏雅敬浮屠：底本「母」原作「毋」，今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